露書

園客露書敘

河東友弟晉應斗元杓譔

盡天下皆言也而有不解之言盡天下皆言〻之也而有不解所解之〻言〻

夫不解者與不解所
解者似能除言守默妙
合渾同然而不得所解
孔竅而盡以不解除之
不幾皆然莫辯乎園

客君與余遇危峯終日
而不言於書無所不窺而
不欲盡解所以言余曰以
亦解所解者目之矣及
余所著露書如核韻者

篇又何言之詳解之盡耶噫乎園客君不求解者也而言訛意舛魯魚豕亥之混寧為言病天書今言者與言〻者欲以

解破斯人之障而亦能
解者乃托不欲解以誤
古今之人之言之則夫有園客
之解也而後能不解者
園客君之不解也而後

能解所不解然則是書也固欲天下士縣解以入不解而曰必盡解公非園客君意矣

癸丑中秋友弟周嘉胄書

露書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譔

姚園客露書十四卷十四篇核

篇二駁易書詩三經孔曾思孟

四書諸子史之訛誤者韻篇

三論詩賦諸文體之嫩惡者
華篇倣法言間啟言道者雜
篇諸雜論錄焉跡篇記古跡
風篇記風俗錯篇記土產人篇
記人物佳否政篇記政事籍

篇記佳言諧篇記譚言規篇
記譏刺枝篇記雜枝異篇記
惟異其名露書則東漢王仲
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
然若盲之開目泠然若聾之

適耳也其書視論衡卷財居畢篇財六之一而體例評論六相出入余孤陋寡聞然無它伎倆嗜好唯以誦讀爲生計毎遇古今文字有所未晰無從質

正得園客書犂然當心其於
經世宰物汙隆損益之故確
有知見匪直仲任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而已史以仲任
與王節信仲長公理同傳節

信公理所著皆有称引獨仲
任鈌焉豈以二十餘萬言槃𪓐
未可一二摘耶園客精簡居
然自勝史又称仲任閉门潛
思絶慶弔之禮戸牖墻壁各

置刀筆而論衡甫就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令不傳園客好遊足跡遍天下年未半百精神長王伸紙

揮毫若不措意而營構夙成其才性殆天之所授然也人既異人書復異書余不敢為蔡中郎匽之帳中而竊效王會稽以實對人廣其傳与

衆共之曰爲題簡端如此由

今以往若董勤之辟謝吾

之薦世自不乏憐才者矣

洪寬仲韋書

金陵徐登督梓

露書序

汶陽友人韓位甫之譔

張茂先博物志凡數千萬言晉

武帝以其繁俾刪之為萬言程

後世賢為多之也江東書之出

著述亮繁道壽其作句徵
釋者述樑劉列者靈隨鋪
綴者云叢習詩倫錄妙稱
完璧姚氏靈多詒庭寵乎
姚君園宅留人少鑄穀姓長

是標寄壓揭儒之觀釁
勸之之楝槙將鄰極寄房
歡六合昔人所以豪九游五六
强五湖至四强自之爲來
之爲達溪是也是以明後强

史無通法取諸家百氏撮
攬八書以來法書草為標
蒐錄篆凡十四卷題曰露書
露謂天地之和氣也注謂字
米海嶽謂酒而墨不濃為

去也是也舒劉強蒙見披
沙揀金利正淵深見探驪
摘珠擬乎小雅迷風土異
情乎微窗叢翰程紙染
見其書乎第又撥冥而不許語

而亦聲至如一嘯厲出風騷
霞綺燦發宋玉之微詞作風
人之筆還於茲集取通
儒之雅致以表服之稱林如宗
伯李東宇先生出其所著書

六滴六二鼓惡能惱遠之途

日一佛什股白蒙遇爲寄傳之之

黃芳爲李圖宴之後激亭之之序

隱白末物保家鑑騰手鍵

甚手圖宴白而能雪之英詔

莫辭高以而寧留琵琶
無可忘聲裏可大庵以孫遙
胡角悲而急穿絲繁哉
悵樓江潮生滿友至悵而去
偶拂和曼穿絲悵而捲數

篆室粉之錄先生師之吾
子爲家揚之丹水生回弟
是業君之逍遙以篆刻法
求

白丁友弟許延祖書

園客露書叙

雍丘侯應琛譔

昔王充論衡成未有傳者蔡中郎秘之為譚助今園客露書出李太史輙序傳之豈遂不可秘耶余閒得縱觀唯恐其篇之終

也浩浩井〻未有涯涘為卷與
篇皆十有四其曰核志覈也韻
志雅也華志實也襍志褻也跆
志至也風志俗也錯志産也人
志獻也歐志爭也籟志聽也諧
志謳也規志正也技志絕也巽

志怪也捜典籍之舛譌究衆流之淵源商大雅之存亡紀名賢之蹤跡著風土之通變襍里巷之瑣尾悉睹記之靡襍察幾祥之微茫其志豈不大哉可與論衡分路揚鑣矣雖然六合甚廣

至理甚微性地宜霧耳目宜廓
明鏡豈疲于屢照而清流寧憚
于惠風故同異離岐是非雜遝
可否易地好惡分會團客艾年
足跡幾天下偏見以識定議以
時遷其繼此而筆札之後富豈

不足徵且信邪余固無所短長
值時之囏拮据戎馬無寧晷然
性喜涉獵稍暇未嘗廢開卷其
自此而見異人睹異書矣遂忘
淺陋而漫為題首

壬戌中秋黃獻可書

姚旅曰賣壺種者置大壺其傍云予販之壺秕之則非然欲者不取壺取予履之則在足市履者不準足跟踏奔歸云遺則經生不尊經尊注詞家不本諸性靈而尸祝杜陵殆類是已余每爲煩悶余性僻少讀書遇義晦如解帶結不解不休遇傳注旨背如食蠅吐乃已第少慧不屑登之牘壬寅來客泰淮曹能始謂吾輩談諧儻一紀載何減劉義慶時徵逐佳麗未暇也丙午客青守盧作仁署中無事追憶昔者凡身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

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然耻褻人乎後間偶昔賢亦以先發巳見積若而年得十七萬言分十四篇合爲十四卷自跡篇而上多稽古而間附以今風篇而下皆徵今而欲還於古命名則王仲任所云露書顯文是非易見篇之鮮次亦略有意存余貧不能多積書即積不暇讀故所著只剔諸耳目猶讀芝麻通鑑遽談說古今耳若謂經籍之訛舛詞賦之妍媸理性之衷正陵谷之變遷世教之汙隆人物之錯綜鬼神之情狀盡是則待宰木以爲牘無盡期一壺無益於溺

有時可亂流辛亥書粗成抵秣陵屬袁爾璉支訂隨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留刻書燬於火時爾璉借宅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以六丁戲余巳未方續成壬戌持二册就友㪺市語偶寄市肆暮歸肆反扃彷徨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非即謂坎竈足誇河伯乃朱鬱儀語余俞美長柳陳父揚扢風雅而博識未聞李本寧謂鬱儀幽窮古奥文筆稍遜則吾豈敢

露書目錄

卷之十四

巽篇中

巽篇下

露書卷之一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上

潛龍勿用勿用者勿爲也蓋初九動則爲姤故戒其勿爲潛龍也若以勿用爲未可自用則云樂行何也且樂行憂違正不欲其執於潛也

或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於卓小仙小仙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按此合七與八不亦十有五乎大抵河圖出龍馬馬九竅洛書負

元龜龜六竅天地陰陽之定數準於此矣兄遊魂
謂九六也九六金水之數金水用事而物變易主
變此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也或曰
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九六爲金水何曰土旺四將
五得四爲九五得一爲六此金水爲九六

確乎其不可拔承樂行憂違來如孔子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非謂其一於潛也

天下文明孔穎達謂陽氣發見之義固一理也但九
二動爲離離則文明在內卦故曰天下蓋天下太

乎有文明之象而龍方見耳不然方在田安能令
天下已被其化也
乾道乃革革者鳥獸希革之革文彩始著之謂
坤六三无成有終葢爲臣之道勞出於已功歸於君
如山出雲雲降爲雨不曰地雨而曰天雨此之謂
无成乾資始坤資生天施氣地成形則有終也非
若注所謂始雖無成後必有終也
六四无譽于寶曰功業不遂故无譽也按四爲三公
之位而云功業不逮何也葢四動爲震震爲聲譽

又四迫君處危疑之地不欲有譽酇侯之自污是也淮陰之不免以有譽耳故旣云无咎又繼以无譽若謂即能无咎儻有譽猶有咎也不然无咎足矣何必云无譽也如於无譽致不足之意則免咎之人又何樂於有譽也

龍戰于野荀爽曰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是矣謂其兼于陽故稱龍也則非侯果曰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亦非陰何由稱龍所謂龍戰者上六人臣數窮道窮之時謂坤與龍戰也龍者君也如湯

武不得不正桀紂之罪臣失臣常道君失君常道
是兩傷也故曰其血玄黃黃者臣玄則君也又坤
十月卦十月當亥位有與龍戰之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今讀作磬不知慶音羌始與
必有餘殃韻合觀上文有常也化光也時行也其
韻自明即詩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亦然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袁坤儀謂大象辭皆明著獨此
不可解按荀爽曰經者常也綸者理也蓋屯難之
世人易震蕩失次惟君子不失常理猶雷風而曰

恒也昔賢不得其解遂以經營之意當之致使後世以經綸草昧爲成語

此彖詞後夫凶其道窮也互卦剝故曰凶曰窮六三不亦傷乎亦此意也

履六三以一陰爲五陽之主故曰大君又以陰居陽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亦猶師之九二以一陽爲五陰之主曰王三錫命即以九二爲王也曰承天寵王爲天所寵也曰懷萬邦即九二之王錫命以懷萬邦也丈人古本作大人亦指王言非指丈人爲

單正謂以九二承五之寵又謂五錫命於二以懷

萬邦也蓋善讀易者原不滯五爻爲君位也

武人爲于大君象曰志剛也美之也本義云剛武之

人得志而肆暴之象與經旨背矣

泰之互卦爲雷澤歸妹故六五之詞以之非占得此

爻又非如傳所稱如帝乙之歸妹也

否九五繫于苞桑程傳桑根深固苞叢生者尤固也

李鼎祚易解作繫于包桑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

也桑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

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亾也按此苞古作包

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同人與師旁通故曰大師互

爲姤故曰克相遇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原作尫虞翻曰其位尫足

尫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今尫變而得正故无

咎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易而无備本義云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夫易而用威能必人格心耶又信以發志謂足以

發上下之志則指巳言人將易之又指人言詞氣

復自背戾乖果曰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

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此解裁得聖人

過化之妙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謙君子有終謂內卦艮

凡詞必取象程朱未見發明

謙初六用涉大川袁坤儀云用涉與利涉不同凡爻

有川義則利涉此爻無川義特欲其用此謙謙者

以涉險耳又云程傳謂雖涉險難亦无患害原借

涉川以賛謙謙之盛耳按此殊未繹卦體謙互震

坎坎非大川乎震木在水上不亦可以涉乎

謙卦主謙六五忽言侵伐程傳朱義又不言所以利用之故姝令人悶悶李鼎祚云六五離爻離爲戈兵侵伐之象也稍快人意然亦未暢余按互外震六五動之離有如鼎祚之解已互內坎六二非五正應又恃險故曰不服地能克水故曰利用曰征不服也正惡盈好謙意也

豫初六象志窮凶也內卦坤互艮有剝之象故曰窮凶

六二介于石互艮艮爲石耳

遲有悔處豫之時人易沈溺六三以柔居剛不能奮

斷故曰遲有悔

臨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

卦於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爽

曰兌爲八月李鼎祚曰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

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

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其說皆非袁坤儀謂

作文不用似不必攷然不得其義作文即極力摹

寫終屬影響旅按八月觀卦也臨與觀反臨二陽漸長觀二陽漸消臨至觀則斂藏者已盡呈露且循至于剝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見盛當慮衰不可處盛而奢淫又見時難得而易失當兢兢保泰云

六四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謂下應初九當位有實也今本作位當也失其意誼矣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向一貴人以爲閉關只此一日儻至日以後俱閉商旅將何之乎余詰之

曰此以今俗槩古政耳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死徙無出鄉即有商旅與居有節不若今之商旅終歲道路也故二至閉關二分方啓關若只閉一日則此後不閉矣何以至二分始曰啓乎白虎通曰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是也

无妄不利有攸往朱子謂不利攸往由有眚也程傳則以不往由於無眚曰不合正理則妄故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蓋以往則有欲心既已无妄而復有往是无妄生妄此不利

攸往耳

大畜京房易傳引易云既處畜消時行陽未可進取

今易無此文豈逸之耶

頤重養賢以養民故以顛頤則吉拂頤則凶蓋養賢則澤及天下養君則財力弊於下王澤竭於上失養之道矣

舍爾靈龜朱注靈龜不食之物誤龜節食之物耳震動欲食艮止貴節今舍龜爲凶

六二朱子以顛頤拂經句于丘頤征凶句蓋以求養

於初爲顚倒違常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誤矣且征凶此此解屬丘頤至象解復屬初上又自背戾旅

按顚頤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句顚頤者二宜養五今五五非正應顚而養初則於養五之常理有違然此卦以陽爻爲君子養初猶爲養賢五既无應征必凶也是拂經拂於五非拂於上而征凶亦不屬於初矣又互坤坤能養物而養爲養人非求養於人也

六三象詞道大悖也按易解作道德悖也

六五拂經五君也似宜受人之養今反養人故曰拂
經然所養者賢也萬民賴之得君之正故曰居貞
吉非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之謂也葢卦體五
居互坤有養人之象无受養之理耳即上九由頤
亦天下由之以養非養六五此象辭之所取義也
黨如程朱之解與象旨背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遇過之時當汲汲以調劑也險之
時用大矣哉紀綱法度所以防國之險遇險之時
當思所以用險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當遯之時當

爻義自裁也各有深意

坎六三勿用此戒人處險勿非分營求也三動之巽

有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意非置而勿理也

九五古本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體屯五中故未

光大今作中未大也殊滅旨趣

晉六五悔亾失得勿恤程傳謂六五大明之主不患

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

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按易解作矢得勿恤荀爽

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又虞

翻日動之乾乾爲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
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兩說雖異要其爲矢得無疑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荄滋非商箕子也則文王以之當作何解

六二其象只以二居足上爲股故曰夷于左股並無
傷而未切之意程朱不議何所見而云然儻傷未
切何必用壯馬又何必獲免之速且謂股在脛足
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於理皆

難通矣又按易解只云明夷于左股今本多一夷
字
六四于出門庭震爲大塗出門庭則大塗也
家人六二處家之道男貴剛女又恐其剛剛則奪家
秉喜專遂家窮而敗矣六二爲家人一卦之主無
攸遂又爲六二一爻之提領在中饋正見无攸遂
耳程傳蓋矯偏之言非質論也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程朱皆以天爲髡首之刑虞翻
以天爲黥額之刑袁坤儀以天爲去須之刑然三

者之說字書皆不載不知何所見以天爲此解王孫朱鬱儀云其人而且劓而者須也臯不至髡曰耏耏而同鬜去須之刑也而小篆與天不遠以此訛乎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三實无惡故後脫弧而弗射李鼎祚易解作後說之壺解云後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也按此弧古作壷一字之差便隔千里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爲狐二動之坤爲田二動互戌艮艮手拘爲獲互離三數爲三故曰田獲三狐離爲矢坤爲黃故曰黃矢

九四朋至斯孚袁坤儀曰二四俱陽有誠信之象故曰孚此解未暢蓋九四與九二兩陽爲朋故曰朋至九二坎中孚也九四在互坎之中亦孚也以孚感孚故孚之速而曰斯孚也

損六三按一爻有一爻之象程朱解以全卦之義然矣三六爲一卦之主少男少女意最相得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矣然必專一始生猜疑則不生故此
爻戒以當致一也天地間一陰只配一陽故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一人非三人之
中汎損其一蓋三則所配者心疑疑即不相得是
損所配之一人也一人行非獨行也蓋專與所配
一人行如是則心相得精意絪緼故曰得其友
益六三朱子益之用凶事句无咎句程子益之句用
凶事无咎句按損上益下爲益未有益人以凶事
者此居陽應剛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程意

爲長也余意六三有正應益之者上九益之也旣有上九輔益之又以柔居剛善幹事幾故用凶事而无咎

六四中行告公從程傳謂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公而得信從矣按益有益下無益上傳與卦旨背矣朱注以益下爲心得其義矣

九五勿問元吉孫標謂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己功不言者勿問也極得經旨儒以爲不問而元吉可知則象辭不應只云勿問之矣之指功

也

夬以五陽決一陰若易事也旣曰孚號猶曰有厲者何曰小人而只一人在朝勢已孤矣若能善用之則小人悅且化爲君子若欲盡決之則小人懼且堅爲小人矣此其禍不可測而決之最難者故曰孚號有厲

居德則忌居德者伐善施勞之意苟以德自居小人忌而謀之矣此君子所自忌也忌者避也敬忌忌諱之謂

九五莧陸王弼謂莧草木之柔脆者陸爲木陸之陸耳荀爽謂莧陸皆草木名莧根小陸根大朱熹謂莧陸馬齒菜也虞翻謂莧即莞爾而笑之莞陸和睦也言草木者誤也旅按聖人解易禽獸草木皆所取象正不必謂非草木況五動爲震震爲萑葦乎第解詁雖繫於九五義終不明朱謂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決之不爲暴王謂莧爲易決則莧陸應繫之上六不宜繫之九五矣荀謂莧根淺爲五陸根深爲三又謂葉柔爲上六根堅爲三五則

决者爲决三五之上非三五决上矣余以爲莧陸也莧音桓山羊也上從丫非卄下目傍有點字與莧相似而易混耳葢兑爲羊爲附决羊狠喜决山羊形大而尤狠九四牽羊牽尚難决九五莧陸决之又决矣莧𥚃以陸震爲大塗也

姤五月卦陰雖方壯勢必至剝剝可取乎故曰女壯勿用取女朱子謂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取以自配必害乎陽姝非經旨乾循至姤亦天運之常朱子遁謂不期而遇

萃初六乃亂乃萃初動爲震震則驚擾萃而亂矣本

謂亂乃萃曰乃亂乃萃者文法也

一握爲笑一握解釋雖婉文理終滯余以爲當作呃

喔強笑貌呃喔一握聲相近或訛或同以俟君子

上六齎咨涕洟程傳齎咨咨嗟也易解作齎資涕洟

虞翻曰齎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爲財巽爲進

故齎資也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此

義自長

升以木生地中必至上升故曰地中生木升程傳解

柔以時升曰坤上行也與大象吉背矣

大象積小以成高大今書落一成字

革革生就熟與鼎同義但鼎有烹飪之節耳惟是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今鼎言烹飪享上帝革全不及名義者何曰巳日乃孚正言之也巳日乃孚爲祀日乃孚也言惟革乃可孚鬼神也巳之爲祀非余臆說損卦巳事遄往虞翻以爲祀事矣

艮九三厲薰心注云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按易解

作厲閽心意以艮爲閽閽人也互卦有坎坎爲心爲盜三動爲盜動門所以危厲閽人之心古閽作熏故前輩疑爲熏灼其心今熏字不知何由加草加艸則爲薰芳矣又可解爲熏灼乎一字之訛失之便遠

六五言有序程傳中節有次序也又云輔言之所由出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不知互卦有震有坎震爲言坎則有孚故爲言有孚非言有序也

漸九三利禦寇互坎爲寇艮三爲閽三動坎象不見

故利禦寇也

九三象曰順相保也易解作順象保也蓋互卦坎坎爲寇三動互卦爲坤坎象隱而不見矣故曰順象保也今講解非旨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須賤妾也帝女下降必有娣姪又有媵妾兌爲妾六三柔變剛有猜忌之象互離不見又有不明之象故不以娣而以須然明未嘗滅也故反歸以娣

豐上六象曰天際翔也說者謂豐屋之人驕奢之狀

若屋之翔於天際也易解作天際祥也祥災也災之爲祥猶治之爲亂又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故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不識祥何以訛爲翔

天際翔也鄭玄云際當爲瘵瘵病也

巽九二用史巫紛若二動之艮艮爲廟互兌爲祝史巫覡紛者拭巾也風能病人巽在牀下言風易中人也風易中人言邪僻之易入人也當巽在牀下之時能用史巫之道敬自拂拭嚴守此中則邪僻無自入矣九二原中而人易邪能用斯道吉矣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中孚初九虞吉虞者娛也葢四爲初正應故樂其信也人惟初心最眞轉念則生二三矣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初動爲離離爲飛鳥互巽爲弋艮爲拘互兌得離爲罩葢鳥拘而將烹之象故曰以凶

九三弗過防之九四弗過遇之弗者彿也互兌爲羊彿彿臯羊也即焦氏易林小過之同人所謂被髮

獸心難與爲隣來如風雨去如絕絃爲佷所棧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兌在艮上爲山出雲互兌也五又動之兌故曰密雲雲則宜雨然雲起於西必不雨此關西之雨候也兌爲西故曰不雨自我西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弗遇者弗逑之訛也互兌爲羊弗逑似琉似羊繫辭意言本以遮獸而飛鳥離之卽詩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之意不然兩句兩不喚應矣係辭者必不若是脫脫

上六動亦爲離離爲雉雉得以罔罟以葉或以竹爲屏翳雲爲畢罕即鳥罟也而雉離之鳥在上六則高飛矣不宜離而離故曰飛鳥離之

旣濟六爻義應作已濟後景象若程傳所云濡其尾則不能濟是未濟象矣

六四繻有衣袽程傳繻作濡濡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其意以濟卦必取舟爲義然九三九五亦不盡然則不若虞翻之說爲有誼也翻之言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

繻有衣袽離爲月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勌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

余少疑繫辭非孔子之書葢孔子之言簡繫辭之言如家語文以麗後見歐陽文忠童子問益了然文忠之意以爲繫辭繁衍叢脞必學易者雜取衆說以資其講說非一家之書又曰繫辭者必以辭繫爻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至後漢已爲繫辭矣但大傳之言文忠能引之而不知實證之

也今易明曰繫辭上傳繫辭下傳其爲大傳何疑

世人只提首二字遂忽傳字直以爲繫辭矣猶風俗通義通義二字不可闕一今直謂之風俗通白虎通德論今直謂之白虎通也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至神无方而易无體皆贊易之道與天地相似也範圍天地之化也朱注謂此聖人盡性之事也此聖人至命之事也誤贊易道而插入聖人不其厖乎

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者作易之聖人非

用易之聖人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重擬議以成其變化一句後引卦七爻皆以明擬議之道非釋卦義也引鳴鶴言擬議之善則同類應之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引同人言擬議之必有應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引白茅言擬議之貴慎也所謂慎斯術以往是也引勞謙言擬議之貴謙也所謂德言盛是也引亢龍言擬議當謙之不當亢也引不出戶庭言擬議之當密也引負乘言擬

議之不可以小議大也故余謂當云引某爻以明
擬議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章統論易之妙有此道四四
道錯見互出不拘拘在此章也如擬議章尚辭也
大衍章尚變也庖犧章尚象也設卦象者章尚占
也此道四之大槩也朱注於將有爲也節謂此尚
辭尚占之事也於參伍節謂此尚變尚象之事也
則拘矣
易曰自天佑之亦非釋大有上九爻義也引此葢言

天佑之者由於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見作易者亦惟履信而後能不言而信不然道與器二矣人非其人而道可虚行耶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又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下傳原不宜分章若分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五句亦宜另提起屬下章蓋此五句言聖人當準易法天地大德備物致用以兼濟天下也故曰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下自庖犧氏至取諸夬皆言備物致用兼濟天下之事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謂震坎艮一陽二陰以二臣而輔一君則君權一故君子之道也巽離兌二陽一陰以二君而爭一民爲權臣盜國秉故小人之道也鄭玄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

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
故云二君一民此說鑿矣易二民何必作如是解
又方千里者百與萬里反
易曰憧憧往來六句亦宜屬上葢言得民之機以足
上一君二民之意也
日往月來以下因咸九四之義而推屈信之理又因
屈信而言君子當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下引十爻
正反覆以證安身崇德之旨也故曰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曰安其身而後動也困于石言身苟危辱

則德難崇矣所謂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
而據焉身必危是也射隼高墉言崇德者當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也待時即屈信也獲之无不利即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屢校滅趾言小人不能崇
德得小懲而大誡也何校滅耳言小人之所以不
能崇德由於以善小而不爲是以善不積而惡日
積也繫于苞桑言君子安不忘危所以身安也鼎
折足言德薄位尊則身不安而禍及也介于石因
折足之戒言崇德之貴知幾也不遠復接言知幾

之難其人也三人行言安身之道在致一也莫益

之言君子崇德當先安身儻身未安則羣善不應

矣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是也余又謂此當云

引某爻以證安身崇德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

爻義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知幾之難也

若曰如此者民之望也接之以顏氏若曰能此者

惟顏氏之子朱子分段以此三句屬上文誤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者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遠

害則此章所論未見有與利遠害之事又有謂文王羑里故有憂患之心則文王繫易者非作易者或指中古爲文王則自開闢至宓犧自爲中古矣余以爲憂患者利用安身進德修業之事也蓋孔子讀易偶見有關於身心性命而發此嘆也下引九卦正準之以安身者也先言九卦之體次言九卦之妙末言九卦之用反覆論之惟恐人不準易而進修耳

萬物出乎震章即物情以解上章後天卦位次序之

義說者謂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淺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
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
莫盛乎艮此因上後天八卦申言五行成物之神
而著其功用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
通氣然後變化既成萬物也註未得其旨
說卦坎爲赤以先天卦坎在西方西方主金金赤故
耳今說者謂陽之色赤乾純陽大赤坎得乾之中

畫故赤赤不知乾之爲大赤以先天之在南方也今說俱失之矣不然艮震得乾之上畫下畫何以不言赤

賓于四門四門明堂也堯曰衢室正以一室四門注謂四方之門未審門在何許又云諸侯各以方至若謂東從東門西從西門舜不勝其僕僕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叢子載宰我問此孔子曰堯旣得舜歷試諸艱巳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按此陰陽不愆非聖人不能也若注所謂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此一有膽畧者皆能之何必聖人

帝讓于德弗嗣注兩解一云讓于有德之人一云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後注于旨爲暢今學士家只用前注殊未妥

五玉注謂卽五瑞非也五瑞有等獻之天子將焉用之葢五色之玉也所謂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

脂肪黑如純漆者是也琢而爲器則爲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聘義曰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卽其事

西江藩司有五經考注流共工於幽州州作洲注云水中可居曰洲

庶績咸熈爾雅熈興也注訓以爲廣

大禹謨禹拜昌言按爾雅云昌當也葢言所當言耳

宗彝類獮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

遞至下下以次食上者未食下者亦不敢食此先

王取其孝繡之於裳 十二章繡於裳 九章繡於衣 白帖因周禮

秋官誤以宗彝爲宗廟彝器而列於祭器且以作

會宗彝爲句何紕繆至是

宗彝 今黔中謂之宗彝閩中謂之蜼 音壘 蓋一物而兩

名也注只宜云蜼不宜云虎蜼按虎蜼又原爲虡

蜼久而訛寫也虡亦貜類見爾雅與蜼相連註者

忽而並引之今訛作虎蓋不可解

帝 句 光天之下 句 按前都帝乎何言又都帝慎乃在

位皆帝字爲句搖呼而重以醒之也又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亦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意今以帝屬下爲句注解遂牽强費力

罔水行舟謂丹朱好舟遊無水而不行舟也注作如奡盪舟

禹貢至于岳陽岳霍岳以其在霍岳之陽也注作太岳云即霍山之一峯

覃懷底績覃懷地名即今懷慶府在孟津之北太行之南注云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皆未歷其地作影響之語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條古作卤卤草木實垂下貌繇悅茂貌草之有實者草木有實見其地昔爲沮洳今有生產之利也或曰揚州曰惟夭惟喬何曰夭者花盛也木有喬木灌木喬木可爲器用如梧桐梩梛是也蓋木之在兗者敘其實在揚者敘其材草之在兗者敘其蓏在揚者敘其花也

檿絲即今山蠒紬山蠒蠶似蠶而大而綠而齊食樗葉樗俗名臭椿爾雅謂雔由樗蠒是也第不知山

桑以何樹當之齊中未見也

拾遺記禹疏川奠岳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書云蒙羽其藝始知小辨破言也

蒙山近沂羽山近淮書經彙纂便蒙集注於蒙羽其

藝注云蒙羽二山名淮水所經也誤

彭蠡既豬袁坤儀云蔡前注謂在彭澤縣是也後注

謂即鄱陽湖非也旅按蔡註前後皆是蓋古彭澤

縣即今都昌縣陶元亮爲令正在都昌今彭澤縣

至隋始建蔡只宜云在古彭澤縣不然則後注是

而前注非蓋彭蠡原即鄱陽湖也

島夷卉服注云卉葛越木綿之屬袁坤儀云木綿自宋始入中國蔡傳引之誤也按李商隱詩木綿花暖鷓鴣飛則唐有之矣張勃吳錄謂永昌木綿樹高過屋吳都賦云緜杬杶櫨則漢有之矣而漢以前未必無也宋末入江南者爲古終藤草本之綿也非木本坤儀失攷耳況卉服貢於島夷何必定其何時入中國耶

齊民要術引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

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今書作包注遂解

作裹

九江孔殷既云九江即今之洞庭則岷山之江在洞

庭之北漢又在江之北皆不入洞庭便蒙注乃云

江漢之經流何也水經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

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

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得其實矣

岷嶓既蓺注云岷江水所出按吳船錄謂江水出西

戎而經岷山亦猶河水出星宿海而經崑崙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按織皮西戎國名與上織皮不同猶臙脂飾面之物在國則曰月氏在山則曰焉支在虜婦則曰閼氏耳席上腐談云西毘即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而注云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則下即敘又難解矣況貢皮衣而曰織皮可乎

涪尾山名在今泗水縣東四十里一培塿土石耳泗水出其西趾泗水者四源並出也其地即卞邑傍有泉林公館昔爲水部分司繚繞山胥水出牆內

灌木陰森當夏無暑爲今東魯一勝地注謂陪尾在豫者非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可證也

大伾山名在今濬縣城外平地突起高若可跨大僅容足惟林木青翠欲滴耳注謂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按此殊不然

東爲北江江皆東流至湖口縣始流向北故曰東爲北江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余以爲五行者五

常也三正者三老也即狎侮五常播棄黎老之謂也詩正大夫離居羣公先正鞫哉庶正正皆訓作長其義見矣

洪範沉潛剛克左傳甯嬴引商書作沉漸剛克注云漸滯溺也

金縢語多舛背書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矣下云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何也注云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矣下云乃卜三龜何也即云周公自以爲功而私卜之然

爲壇除墠非一人力太史册祝亦非一人事能必

上下之不喧騰乎

絕纓三笑云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此語想周公不與聞故有金縢之禱不然九十

三之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此語雖戲

其義甚正

康誥克明德孔叢子載孔子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

德舉而任之也不謂已德之明也按人君不自典

刑舜亦用皐陶用德之言是矣注者不引此何也

或曰此與大學自明之旨悖矣答之曰引經者斷章取義不必本旨也

洛誥汝乃是不蘉蘉音忙勉也上从竹今書作蘉訛茲予其明農哉注云有歸老之志也按終篇無歸老之意安得以明農兩字輒出此注余意明農謂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也葢初創之都聚民爲先食惟民天農明則民富裕而無遠弗至矣逸周書大聚篇云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君奭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責債同借以言有餘不及也言召公無以爲大無我責而收藏之不勖成王之不及也古人措辭輒有風趣如此

蔡命囚蔡叔于郭鄰逸周書作雒篇作郭夌云地名當爲郭外夌陰之室

多方不克終日勸句于帝之迪句勸者勉也言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也于者往也言不能往蹈帝之則也今不克終日讀勸于帝之迪句則文理不順矣

、不畀純純者美也不可槩訓爲大也

君陳三細不宥卽姦宄敗常亂俗之三細人也細人

小人也注云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罪莫大於

姦宄敗常亂俗犯此三者尚有小耶

顧命之四嚮敷席仍几隨在而致如存之敬不忍死

親耳注云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失其旨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按埤雅蟻裳言以申

君臣之義也蓋黼蟻於裳非玄色之謂矣

康王之誥皇天改大殷邦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句美

若句克恤西土句蓋美皆遵也羡若者皆遵而順也

言殷之命爲文武誕受之天下遵而順之晏然視

天下知爲文武所固有者以其素能恤西土耳

吕刑罔不寇賊句鴟義姦宄句奪攘矯虔句鴟義由

於姦宄奪攘由於矯虔此皆寇賊之行也

劓刵椓黥椓注云椓竅不知所椓何竅竅何爲椓攷

之說文云椓去陰之刑則亦宫刑耳

越兹麗刑并制句罔差有辭句麗刑者人之犯罪於

五刑之中無正條而附麗於正條故其罪無分別

而爲幷制也所以然者由於罔差有辭耳辭者五刑之辭然辭有參差則當察而差別之今罔差有辭而乃壓幷則淫刑不止劓刵椓黥而無辜者皆庶戮矣

絕地天通按白虎通引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蓋社原無屋以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苗民播虐帝伐之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矣乃命重黎屋其社故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宮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割勢者古只割其兩腎若

雞豕去勢之去其腎也今則並莖而去之幽閉者於牝豕剔去其筋亦若制牝馬牝豕之類使慾心消滅故皆置桑室蠶室而謂之宮國初猶用此而女多死焉因不行非如白虎通之所謂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若只執置宮中任浣洗針工舂作之事女何所畏而不淫耶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者才也言折獄以德不以才也以德則能哀矜而勿喜以才則察見淵魚非祥刑矣若以佞爲口給口給之人不過以口勝人耳

未必有才安能折獄耶蓋佞有三解一曰口給一曰諂一曰才故古自謙不才曰不佞若一以口給爲解則不佞反成美稱矣自仲尼屢指爲口給世遂不復解爲才矣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句造天丕愆句造者偶值也

詩自孔子删後始稱得所但歷秦漢已失五六後儒補葺遂多錯亂何以明之孔子修春秋必先魯今毛詩不著魯國其列一緑衣燕燕日月終風衛莊姜不得莊公詩也新臺二子衛刺宣公詩也有茨

偕老鶉奔衛刺宣姜詩也泉水載馳衛女詩也栢舟衛為共姜作也式微旄丘黎侯寓衛詩也擊鼓衛人從軍詩也北門干旄衛大夫詩也凱風桑中序亦以為衛作也今或列於邶或列於鄘其舛二周公居東詩列於豳其舛三楚茨南山魚藻采菽盛周詩也今或次中興之後或殿變雅之末其舛四孔子曰鄭聲淫今鄭詩多稱淫奔則是鄭俗淫矣其舛五如是謂雅頌得所吾不信也此申培說詩為有叶於孔意乎世廼重毛詩可謂膏肓之疾

已

王新建謂五經皆史也史以明善惡存訓戒善可爲

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

其事或曰如是詩何以不删鄭衛新建曰詩非孔

門之舊本孔子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可奏之郊廟者鄭衛之

音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者姚旅曰

此未必然如此則變雅亦宜存其戒而削其事在

所必删矣然新建之言非始於新建東淸臣脚氣

集已發之矣

詩朱注多采爾雅然亦有不盡采者殊不可曉聊摘于左如左右流之爾雅云流擇也又云流求也今注云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既云順水何以曰左右流之

左右芼之爾雅芼搴也郭璞注云拔取菜也卯出禮雜兔皆有芼亦羹而和之以菜非朱注熟而薦之之謂也況惟拔取得曰左右若熟薦與和羹皆不得謂之左右矣

中論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按此言敬也中林無人之地能肅肅兔罝不以冥冥情行也故可爲公侯腹心上兩首椓之丁丁公侯干城施於中逵公侯好仇皆以敬之顯隱定材器之遠近

于以采蘩注謂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闕中王孫子斗謂此古夫人親蠶之詩然注亦備載直今不必重此義耳

誰謂雀無角余以角應音祿雀喙也若音覺則雀實無角而鼠有牙或曰鼠有齒無牙曰非也象以齒

焚牙不稱齒乎門牙齒也齒不稱牙乎况宋人曾以鼠牙實證介甫乎

素絲五紽蕊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煩五紽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紽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羔羊之革皮敝毛落則爲革蕊因敝而改作也羔羊之縫革敝則用縫蕊又因敝而補葺也皆以愈見其儉也注未見發明

迨其謂之注云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爾雅云謂勤也蕊有事事故爲勤也有事事亦六禮之意非云言

語可定也

寔命不猶猶古本作猷一字而兩寫也今遂分爲兩字不復通用矣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鷅即留離詩留離之子言其處久孤裘蒙戎之意今留轉作流注遂解爲漂散失之遠矣

薆而不見薆音愛蔽也今傳寫訛作愛解者遂失薆字之義而直爲愛矣古愛作㤅故易訛耳

爾雅云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謂口柔之人視人

顔色面柔之人常俯糸之朱注其義始備

鱣鮪發發鱣鯉魚也鯉古作黃以色黃鮪鱘魚也鱣古作鱓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芄蘭白環藤也實尖垂于支間似觿葉后彎似韘故以起興注未明其義

投我以木桃木桃樝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

投我以木李木李榠樝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蒂木李單蒂耳

將仲子兮朱注謂爲淫奔之辭王孫子斗云此齊欲
昏鄭太子忽拒祭仲之辭也按齊欲昏忽祭仲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必不立則子斗之言
必有徵矣

與子宜之爾雅云宜肴也注云和其所宜此可爲爾
雅發明

齊子豈弟爾雅云豈弟發也謂發行也觀上下文方
有次第注云樂易也與發夕翱翔之義不相蒙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按爾雅柚條也又埤雅云柚渡

淮爲枳梅轉北成杏今終南有條有梅山之美化也以譬人君之道化非漫言也注條山楸也蓋因陸璣草木疏及石鼓文鳴條之注而誤也

顏如渥丹渥丹花名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注云渥漬也未得其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此己所以遂衡泌之樂乎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蓋鴞食椹則美其色好其音食

梅則容色不變音聲不革此刺陳佗無良師傅也

可補朱注之未備矣

樂子之無知爾雅云知匹也蓋亦無家之意

匪風篇序稱憂周之衰微也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

教也豈古有此解與

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也今鬱作郁曰郁李

薁作蘡曰蘡薁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嚶鳴只言鳥與黃鳥全無影響劉夢得嘉話已辨

之矣爾雅翼猶引禽經謂鸎鳴嚶嚶遂以遷喬求友爲之黃鳥後世不復致疑槩引用焉

南陔詩陔階次也隴也困學紀聞因序謂孝子相戒以養即訓陔爲戒如以陔爲戒則補詩之循彼南陔言採其蘭將何謂乎

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魴鱧魚麗于罶鰋鯉蓋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五色俱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朱注未闡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謂方叔雖老其猷則壯也老壯

二字照應甚巧而訓詁者槩畧之

我車既攻爾雅云攻善也善則合堅之意矣

伐木掎矣掎者斧伐其前以繩繫木從後倒之蓋伐木之法也注謂倚其顛說者遂謂恐傷本根拔伐木之時安其禁其本根不動也

楊雄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杼柚其空亦云土木之與民窮財盡方與序意合注云杼持緯者柚受經者認爲織作之物矣

廢爲殘賊爾雅廢大也廢之爲大譬如今窮人始迫

於貧只爲小盜終迫於官將錯就錯至爲大盜矣

不可收不亦大乎此廢爲殘賊之旨今注解廢作

變抑何所據

我孔熯矣爾雅云熯敬也故下曰式禮莫愆注云竭

也則鑿矣

有壬有林爾雅云林君也與今注異

方言詹至也陳騤文則謂楚人以至爲詹詩六日不

詹亦云不至耳注云詹與瞻同誤

薄言觀者爾雅云觀多也觀之爲多猶足觀曰足多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其義顯矣

英英白露霑彼菅茅此古本也今本作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按天有雲則夜即無露盖見今文之訛

牂羊墳首爾雅翼云墳猶羒也羒牡羊牂牝羊牂羊而羒首喻褒姒以男冠化於上婦人而爲男子之事也注云墳大也謂羊瘠則首大牂羊匪瘠何由首大

陳錫哉周左傳陳桓子引此作陳錫載周

陶復陶穴陶即窯字今皆讀作桃不知西人穴山而

居皆呼曰窯不曰桃

潛夫論引皇矣章其解愲其式廓云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眷今廓人上帝愲之此據本文而解不似注之費轉折也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中論云照臨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此語本之左傳朱注惟克長克君克順釆此而克明克類克比據朱所注特一吏之職不若左傳爲得君人

之度也

爾酒既湑爾肴伊脯藝文類聚脯門引此作爾酒既滑爾肴既脯湑古作滑遂譌爲滑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傳季文子對韓穿引此作是用大簡注云簡諫也大簡甚古今直爲大諫矣

無爲夸毗爾雅云夸毗體柔也謂屈巳卑身以柔順人也注云夸大毗附蓋亦求其解而不得而揣摩乎

泰風有隧泰風西風也今泰轉作大解者直以爲風

之大者耳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論衡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愁痛之言是矣苟若注所稱靡有半身之遺則作詩者非全人乎又應正家孝獨非人乎儻云靡遺者黎民則旱非兵戈何禍獨鍾於民也

先祖于摧爾雅云摧至也非如注摧滅之謂若旱而遽言摧滅不已甚乎

于邑于謝南國爲式潛夫論引詩作于邑于序謂申

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若依論文則篇中因是

謝人既入于謝皆不足憑乎

鞗革金厄厄即蚅蚅一名蜀葵中蠶也以金爲厄象

蜀之形也今婦人之手鐲亦取名於此乎

闞如虓虎注虓虎之自怒也按說文虓獅子也虎鳴

夙夜基命宥謐賈誼曰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

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注以宏深靜密解之索然

無味矣

爾雅云憮有也郭璞注云遂憮大東今閟宮作遂荒

大東而無遂憮大東荒其憮之訛乎